广播新闻访谈

**“科特派”18年**

听众朋友：

昨天（12月15号）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可能是非常普通的一天，但是对于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的王宏研究员来说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到昨天，他在义县担任科技特派员已经整整18年了。18年来，王宏走遍了义县的每一个村子和大大小小的果园，为果农提供技术，直接带动全县4000多贫困户脱贫。如今，义县的果树种植已经走到全省前列，今年全县果树产业产值达到4亿元。18年里，王宏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，面临着怎样的压力？他又克服了哪些困难，帮果农脱贫致富的呢？来听新闻访谈《“科特派”18年》。

**（出现场）**

听众朋友，我是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欢，我现在是在义县张家堡镇报恩寺村巩凤龙巩大哥家里。今天，王宏老师又来义县给果农们剪枝了，刚刚他已经帮十多户果农剪完了，这会儿正在巩大哥家歇口气儿，利用这工夫哇，我准备对他进行采访。另外，今天王宏老师的爱人于辉也来了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，于老师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，今天巩大哥还把他今年收的水果摆在炕桌上，现在是果香扑鼻！时间紧，等一会再品尝吧。

**王欢：**王老师你好，于辉老师您好！

**王宏、于辉：**你好！

**王欢：**王宏老师，刚才我说到18年，我们一生工作的时间有几十年。但是您用18年的时间在义县，这个日子对于您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，您的感受也特别深刻吧？

**王宏：**是的！工作三十几年，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义县，人生总共活了六十多年，六十年也应该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义县。如果今天回想起来，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，但是我们看到义县的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在今天我们看到丰盛的果实，看到各个品种，我们心里头感到一种欣慰。在去年的锦州市的苹果争霸赛上，我们的寒富苹果拿到了一等奖，由我们的闫书记亲自领奖。哎，你那奖金哪去了？没给我！(笑）

**王欢：**王老师，您还记得18年前您到这儿报到的第一天吗？当时的义县是什么样呢？

**王宏：**因为义县是我们全省的贫困县之一，当时是由省长帮扶。我们辽宁省农科院院党组为了响应扶贫的这种要求，跟义县开展了科技共建，把我们派来一个团队，我带了六名科技人员扎根到义县。当时第一天来到义县的时候，我可以说走了一天。义县在哪？不知道。查汽车，汽车怎么到义县？没有。从大连方向到义线，没有；从沈阳方向到义线的大客，没有。汽车不行，那就走那啥，走火车，火车也查不着。查了一天，跟县里沟通，当时是政府办，沟通完事之后了，只有一趟车到锦州。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搁锦州（晚上）七点多给我拉回来，到义县将近九点了。

所以说，通过这种经历，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义县，是我们辽沈战役第一枪（打响的地方）。但是这个地方，你来义县之后发现非常的贫穷，这种贫穷反映在我的专业方面，就是我们的果农。

**王欢：**王宏老师，我手里有这样一组数字，2006年时候呢，义县的果树包括苹果和梨只有六七个种类，您说当时从果农的角度来讲，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困扰呢？

 **王宏：**我们的理念跟他们的理念当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当时我07年来的时候，跟我们辽南差60年，我们60年前在辽南推广的技术，在他这嘎达还根深蒂固。我们的理念是小枝短枝结果，树上不兴有“棒子”。他们的这个树长得是越粗越壮，认为这家的树越好，这是理念的一种冲突和技术。我们当时剪完树，那说白了就像上谁家拆房子似的。老巩，我们都叫老巩，其实是我们的老大哥，他是这个村新技术开发和引进第一人。

**王欢：**当时可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吧？今天，咱们就在他们家唠嗑，咱们就以巩大哥家说起。

**王宏：**我们上这来培训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领我们到他家的果园修剪。

**于辉：**知道为啥吗？

**王宏：**让他自个儿说。

**王欢：**巩大哥呀，这到底咋回事呀？

**巩凤龙：**当时是那个情况，剪枝那玩意儿，说符合不符合咱的意思，那咱就是担心，始终是担心没有效果啊？剪完一年以后，得通过一年，这个效果啥样？修剪，剪几棵到地头，老百姓说我这先不剪了，有工夫再剪吧。会说话的老百姓是这样说，不会说话的老百姓说这你拿我树那啥了吗？搞实验的吗？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

**王宏：**老百姓说我们修剪叫放树。

**巩凤龙：**你说你这整啥玩意儿，你这就都拉下了吗？他不认可。

**王宏：**在辽南我要到每家果园去剪树，说白了他是相当于一种荣耀。因为辽南，一个是他了解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我们有较高的一种技术。

**王欢：**看来这反差真有点大！

**王宏：**我说老巩谁也别干，就选你家，就拿你家树收拾。

**王欢：**他舍不得，他怕你给剪坏了？

**王宏：**怕给剪坏了。我说：树死了，那我给你树，果剪没了我给你钱。通过这个一来二去，通过几年的时间，我们把这项技术慢慢的就干那个（推开了）。

**王欢：**光老巩家一家干也不行呀，其他人家怎么办？

**王宏：**这个村我领他们参观学习将近30次。我说你把这人（不信技术）给我领来，领到大石桥，我在那嘎达足足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来你看我背上枝去掉了，我这果大不大，我这各个果都一斤半。他（老巩）在那说，行了，别骂了，都低头了。对对对，这都是真实的。

**于辉：**老巩非常聪明，这不有果吗，后来回来之后还要看那个没有叶的树，他个人把那个树起名叫啥树来的？叫光腚树。

**王欢：**王老师，我看您总随身带着一把剪刀，您就是用这把剪子给果农们剪树吧？

**王宏：**因为你经常下地，你经常遇到干点啥，走到每个地块儿，每个地块就说问老百姓有没有剪子，所以说我们在义县，包括在车里头，原先没有车，有个背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经常带着的。

**王欢：**天天就随身带着？

**王宏：**对，365天。

**王欢：**王老师听说您剪树的量特别大，即使冬天三九天都没有间断过。

**巩凤龙：**对，他是冬天来的，正好赶上第一他干活，赶上他命穷下大雪，波棱盖深大雪。他带这些专家们，上大地雪壳子里钻去，都整经湿，后来我一人给买一双靴子，棉靴就是棉的，花这个30块钱，28块钱吧。我一看这可怜呐，这家伙。我说这领导，这县长都下地大雪壳子里剪树，我说全国可能就你一个，我寻思这家伙也是傻家伙，哈哈。完以后就这么地（认可）。

**王欢：**看来还是巩大哥记得清呀！余老师，当时您在家里，一定知道王老师非常忙吧，他顾不上家，您有意见没？

**于辉：**我也是搞这个专业的。刚开始不理解，孩子当年正好是高二，2007年，高二正好是面临着上不上下不下，挺闹心。后来在这期间，儿子踢球眼睛还出点事儿，眼皮这块就踢个口子，我就挺不愿意。他就是说的，反正也是我这一句话吧，星期五是下半夜坐车，然后星期六早上三点多钟到家，然后星期天晚上十点多钟走。那阵儿不像现在，现在有高铁了，实在不行开车也行，那阵儿也没有这个条件，所以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。好在孩子还行，后来之后考上大学了，这些事儿我就扔在一边了。

**王欢：**王老师，您看，剪树这么辛苦，那老百姓怎么判断这树剪得是好是赖呢？

**王宏：**老百姓最后，你剪的好坏以他卖多少钱为准。今年我家收30万、20万，10万8万，以这个为准。你说谁谁谁家的，就在前面，就要出这枝儿，他用了各种方法，他就不出这枝儿，但是我就把他的大“棒子”一割掉，他就出枝了，他就整不明白。完最后整明白。

**王欢：**老百姓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他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果品给他带来的收益。

**王宏：**你等我再给你讲个例子。那个小女孩跟他一起就去拉这个苗了，看我们那边树好，他说我家树就认可了让你搞实验了。拉的过程中，她老公公就不乐意，听明白没有？这片树原先是她老公公的，后来给儿媳妇了，儿媳妇儿就是把我们请去哐哐的把老公公原先剪那些东西都剪掉了。这老公公去了之后，因为我们剪树，不能带饭锅去，中午在人家吃点饭，下午还得干活，她老公公从早上九点多钟上山，下午三点多钟还没回来，就躲开我吃顿饭，气的饭都不跟我们吃。

后来有个非常戏剧的一个叫什么，通过两年到三年，这个树剪明白了，有个细节，她老公公陪我吃饭了。在桌上，我说于辉来你录上，我说你那天你为什么不陪我吃饭，是不是就是我剪你怎么回事？问完了，我说现在为什么陪我吃饭？我们专门是有有个视频。

**于辉：**那天他记得是那段，我记得是这一段。那次正好我们回来的时候，然后采果的时候在果园里看到他了，前面全是苹果。当时完事我就走到他跟前，我说大哥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这回服了！他就是服了，连说好几句服了。他家果挂的多了，他说他们家的果是捂着卖，别人家果吆喝着卖，捂着卖，明白吧？不给人看，那果儿人家就知道他这果好。老巩，你知道他家果是不是不用看？

**巩凤龙：**不用看，谁都知道。

**王欢：**人常说，头三脚难踢，这第一脚是剪树，好不容易踢开了，那这第二脚呢？

**王宏：**那个苹果套袋，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在我们辽南就已经推广了。当时套袋，我们富士苹果，套完袋都六七块钱一斤。

**王欢：**那这项非常成熟的技术，推广起来也特别难吗?

**王宏：**道路非常艰辛。因为当时没有项目，没有钱。我通过关系，从沈阳我同学那要了3万袋，这个纸袋，我要了3万。跟老巩关系好吗，就在他他苇塘这片山上，是不是老巩？就在那旮沓就做现场培训。我早早来了，他说你早点，老百姓下地早，我清早没吃饭，六点多钟就跑来了。跑来了之后，给老百姓讲到9点钟，两嘴丫子冒沫子，我让他怎么稀果、怎么套袋，套袋方法、时间、早晚、怎么摘袋讲完了，到秋天他给我套90个袋，我这一捆是100个，这100个一捆没给我套完，套了90个，这怎么整？

没办法，我说老巩，秋天那阵儿也没有经费，就从各乡镇借小面包（车），呼呼的，找党委书记借小面包（车），整个十辆八辆，上辽南参观，就选我们基地最好那家参观。完了就从第二年开始，就慢慢的就开始套袋，把头一年的那个袋套上了。这个心就我跟老巩俩就提起来了。套完袋了，秋天这果卖不出去咋整？因为辽南行，你到辽西就不（一定）行了。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跟老巩俩，我说老巩：这么地，我十一前我咱俩定的，十一之后咱俩一人拿2万块钱，咱俩就收这果。

**于辉：**你没多拿点，让老巩拿2万？

**王宏：**不是，那那2万块钱，20年前2万块钱，你让他家扒房子呀？

**于辉：**我都不知道。

**王欢：**你主动拿钱，你俩筹钱要把果子收购回来？

**王宏：**对呀！

我十一回来了，我说这怎么没有动静呢？我说老巩，咱俩那果怎么回事？还收什么果，两块钱一斤，早就没有了。这是真的，这心里才落下，这项技术才推广出去。想当年，我们套袋一斤苹果多挣一块钱。

**王欢：**一斤苹果多挣一块钱。利润翻番了。

**巩凤龙：**当时是那个情况，原来不套袋，比如说他这个不套袋的苹果，只有30%是能卖出去的苹果，剩下都得扔河套，那时候没有收果汁的，都给倒河套。咱套完袋儿的苹果最低95%（商品率），这里外里又增加了。

**王欢：**那可不是差一块钱。

**巩凤龙：**对，那不是差一块钱的事儿。

**王欢：**当时你就乐了？

**巩凤龙：**那当然是了。

**王欢：**王宏老师，也就是说刚开始说对这个修剪如果说还存在异议的话，但是这个苹果套袋技术是让老百姓最心服口服的一个点，对吗？

**王宏：**（因为）这项技术，这个小村得多挣个5000万。5000万，1000的人口，那小（闫）书记在那里呢，会算账，你告诉我这得就是挣多少钱？18年时间，就这个村叫一家一户就十万八万的收入。

**王欢：**王宏老师，还有一项工作，不用您介绍，我也知道，就是这么多年您给义县引进了很多新的品种。这一桌水果都是吧?

这个叫月华。还有个岳阳红，口感怎么样呢？

**王宏：**你可以尝，非常的漂亮是吧？非常漂亮。切一下。

**于辉：**还有个岳阳红。那个岳阳红也行，这个苹果你吃着了吗？

王欢：这个我刚才尝着了，好吃。寒富苹果是我常吃的，咱义县多吗，它比寒富要脆一点。

**于辉：**有点香味，它不是最好的。

**王欢：**对，很好的，还有一种香。

**王宏：**对，最好的要求比这还能漂亮。

**王欢：**然后我小的时候，我是80后，81年出生。我小的时候常吃那个小国光那个苹果，我觉得它还有点国光苹果的那个酸度感觉，还有一点。

**王欢：**那个叫什么？

**王宏、于辉：**是红安塔，美国品种。

**王宏：**这个是南红梨。这都是新品种引进的，你包括这个特别脆，还有一种香，包括这个黄冠梨。

**王宏、于辉：**黄冠梨这是老巩引进来的。一个寒富苹果，一个黄冠梨，都成了义县的一种品牌。

**于辉：**现在还有个岳阳红，老巩岳阳红今年怎么样？

**巩凤龙：**岳阳红卖精光了，没有了。

**王宏：**岳阳红无袋栽培，三块钱一斤。就是我跟你讲，就平时这果儿你都吃不着。

**王欢：**是，我这今天要是不采访您，我根本吃不着这么多好果。

**王宏：**前几天，11月底12月初我们上绥中给做的培训，绥中是果业大县，但是我看他那树得落后我们义县20年。那就证明什么呢？我们原先照辽南差了60年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辽宁省前列水平，用了18年时间。

**于辉：**撵上了。

**王欢：**如果现在让您总结一下，这18年来义县做特派员最让您欣喜的事情，你认为是什么呢？

**王宏：**欣喜事情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践行着习总书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。那么写在大地上的这个过程中，论文有了，地也有了，写上了，关键能开花结果，使我们义县的果业得到蓬勃的一种发展，同时使我们的果农能真正的受益。现在果树面积达到9万亩，产值4个亿。有两个，一个是寒富苹果，一个是早金酥梨，成为全国的示范县。同时我们有两个国家级果树标准示范园，得到国家的奖励，同时还有3个省级果树标准示范园。

**王欢：**义县的果树产业，王老师您是功不可没的。去年6月份就退休了，但是退休之后您依然退而不休，牵挂着义县。并且这一年多的时间，每个月都回义县几次，1到2次。对，回来了也是帮助果农们指导是吧？

**王宏：**一个是，说白了这种情怀是始终可能放不下，因为18年时间把人生最好的精力放在这里了，最出成果的时候，我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割舍不了这些乡情。这种乡情怎么说呢？跟这些果农我们建立了深厚的一种友谊。这种友谊就要时刻挂念，我们在家的时候通过果树微信群，也就时刻了解我们各位果农在做什么，关心他们的收入，市场变化，那个发水，下雨啦，这个果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在微信群里头及时发出预警，提醒果农及时采取措施品使我们的果业生产免受损失。

**于辉：**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在这个道上，还在跟那个果农进行沟通。其实这里头我可能多说一句，还有一位果农在地藏寺，是一个孤寡老人，他栽了一片树，每个礼拜他都要给王宏挂电话，挂电话，就是没间断过。直到王宏退休了，也告诉我们他在做啥。前两天告诉我快修剪了，他就是说的话不太完整，但是王宏绝对能听明白，他也是知道王宏在惦念着他。所以我们还会来的，就是说不是串门，我们回来就像回家一样。义县我们俩是割舍不掉的！

**王欢：**好！谢谢两位老师，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！也特别感谢巩大哥，祝您的果园也有好的收成！

听众朋友，再见！